



附件 227.调查肾移植器官中介王某的记录（2）

调查时间：2018 年 1 月 5 日(+8618310258979)

被调查者：大陆器官黑市中介王某（王先生/王某）

调查者：追查国际调查员

内容提要

1. 王先生:北京朝阳、武警我们都在合作。

2. 王先生：这个前段时间福建那边刚出了事情，福建和漳州。啊，我在前几年的时候呢，在漳州在福建那边，有做过医院。

3. 王先生：你要多少，我给你提供多少

调查员表示他们医院对器官需求量很大。王某说：“供体这块儿你不用担心。供体这块儿是没问题的。”问现在能提供多少？他说：“你要多少，我给你提供多少！”

4. 王先生：我第一担心是否真有那么多人；第二担心，你们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移植，到时候怎么跟卫生部这边解释？

调查员：如何应付上面，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。那你们的经验是什么？王某表示，想多做移植是个好事，“但是你，你该通气的地方还是要通气，不然的话，可能有人找你麻烦。”

5. 王先生：“呃，就说朝阳和武警吧，人家是有关系的，知道吗？他们不怕！”

调查员问有什么关系？是怎么打通的？王某说：“那就是人家主任跟那个，他们的关系都是部队里边，或者是中央的关系，知道吗？就是明知道他是这样，做这个事也没人、没人敢管！”

6. 王先生：移植现在还是在地下做的比较多。比如在北京朝阳医院，他们同伙有三、四个人在跟朝阳医院的移植科主任合作，“每个人给我们 5 例，一个月，就是 5 个床位，那就是 5 例手术嘛。”

7. 2012 年之前，天津一中心一天做过 7 例肝移植

“以前做的就比较多了，以前你随便来，你想来多少就来多少，对吧。但现在的话就不行，现在他自己他都觉得，可能是觉得有点过分了。”

王先生：过去，我们“最多的时候一天做过 5 例。”他说这不算啥，“最、最、最疯狂的时候，我们大概在 11 年、12 年，2012 年之前，天津一中心（医院），知道吧，一天，肝移植一天最多做过 7 例。”

对于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这样的移植量，王某说“这种事很正常，他们那组比较多，手术室也比较多”。



8. 调查员：就是炼法轮功的这一群人吧……，但是现在其实还都在做。包括你这个，我相信也是这样的。

王某回答：主要是什么呢？对，最主要、关键的问题，就是供体千万不能出问题。啊，供体出问题就麻烦了。

9. 王某从一开始就提醒说，“你应该知道，咱们不是合法的”。他一再告诉对方供体这块儿没问题，关系你要自己去摆平。“做这个东西只要是，你不要搞出事情来就行了。你一有事情，比如说出了事故了，出了事故，你自己处理好，不要、不要闹到外边去，不要闹到这个记者那儿，或者是闹到国外去，就 OK。你如果闹到国际上，这就麻烦。”

10. 在武警检查，主任给我们开单子，就是开腰疼

调查员问：供体应该是以什么名目看病住院？

王某说，检查身体，或者说他有外伤。这个你们自己去考虑。因为我们都在武警检查，主任给我们开单子，就是开腰疼。全项检查后，“那数据我们就出来了嘛。”

他透露，现在去医院查什么淋巴图之类的很敏感。

11. 调查员问：咱们一个月 20 个肾，10 个肝，这种量你能不能保证？

王某答：没问题，能保证。

12. 王先生：我们一次最多给你 3 到 5 个，一批一批的走

说到怎么运送“活供体”到目的地，王说：“我们最多只能给你准备个 3 到 5 个，3 到 5 个，一批一批的这样走，赶着走，不可能一下子弄那么多人过来，那样的话，那目标太大，太显眼了。”

13. 在医院外建地下手术室，医院可逃脱罪责

王某建议对方在医院外边，离得很近，建个手术室，只取器官用。他说：“在你们医院直接做，对我来说，那肯定是最好不过的。但是安全这块儿，你们要把控好，因为这个，在你们医院做的话，这个安全问题，就是一个大问题，你看，如果万一出事，那出到你们医院里边了，你脱不了干系！”

王某解释为什么在医院外做，对医院是安全的，他说：“你如果放到外边的话呢，你还有的说，知道吧，还有我们还有缓（有周旋余地）。”

14. 王先生：你如果是说，觉得自己，你们能把控得了，没问题，所有科室的人啊，或者是你们手术室的人，都是内部人，都是自己人，各方面都没问题，那就放在医院里边做，这是最好的。

15. 调查员：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呢，朝阳医院啊，包括浙大了，这些其实都是在医院做，对吧？/ 王

某答：啊，对，对。他们呢，我给你讲，他们都是晚上做啊，或者是，那都得、都得是自己人，做这种事情，都要都要……

16. 王先生：朝阳现在呢，对，朝阳现在的做法，我跟你讲，朝阳现在是，供体是在外面的，供体不在医院里边，他只有肝移植是在医院里，肾移植供体都是在外边，在外边手术室切了，切了之后拿过来。

17. 王先生：因为这个手术，你应该知道，这个手术，就前前后后这个手术，供体的这个手术，前前



后后，有 2 个小时足够、足够的。很快。嗯，做的很快，你知道吧。做完之后，供体马上就转走，转到其它地方住院去了。而且操作起来也很简单。

18. 调查员：当初是抓了一大批，因为那时候（法轮功学员）上访不报姓名嘛，抓了很多，这些人就这样做了（活摘器官），但是后来呢，不断的抓一些人，哎，处理一些。但这件事情换届了，这个政策呢，他还在那延续着，他不能拿到桌面上来，对不对，但是呢，事情还在做着，所以说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对不对？

王某：对，这个、这个一直是这样。

19. 调查员：出了事怎么办？/ 王先生答：就找人嘛，出了事情就找人嘛，直接打招呼嘛，唉，打个招呼就好了。

20. 我们这块儿是这样的，我们一定要保医院的

王某说和医院合作有一个潜规则：出了事“我们一定要保医院的”。为什么要保医院？他说，因为涉案各方都罪过大，“我们罪过更大。我们还不如不说呢！就把医院保下来了，你知道吗，把医院保下来呢，那你们在外围还能帮我们运作，以后就算你们不帮我们运作，我们出来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再合作。”

王某说，我觉得，国家也管，也不是说不管，但就是明面上管。

21. 有个小国告过中国用法轮功器官，国家当时给化解了

调查员提到法轮功学员器官，王先生：在 2012、2013 左右，有一个小国，控告过中国，“闹过一次这个事，就是用这个！他当时没说法轮功，当时说是用这个死刑犯的那个器官，就人权问题吧，但是我们国家呢，当时给化解了这个事，知道吗？”

调查员：其实我告诉你，这个我更清楚一点，这个呢，国际上 2006 年，苏家屯有个护士出来，就揭露了这个事，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咱们国家嘞，是把死刑犯拿出来，给化解了。

王某：噢，是这么回事儿啊。

22. 过去做法轮功的呢，是以司法、死囚犯给他充了。现在做的呢？是用这个捐献器官在充。

调查员：哎，这样呢，就用那死刑犯把法轮功（学员）这个事情给掩盖了。2015 年 1 月 1 号，国家公布全部用公民捐献，死刑犯也不能做了，所以为什么现在你这里地下，他们都不公开说呢？就是因为这原因，哎，为什么说不能做司法的嘞？其实过去做的司法，绝大多数也是法轮功（学员）的，现在做的也是法轮功（学员）的。过去做的呢，做法轮功（学员）的呢，是以司法、死囚犯给他充了。现在做的呢？是用这个捐献器官在充，这国家统一弄，这也就查不出来，是不是这样啊？

王先生：是，是，对。

23. 给警察、官方要提成

调查员：这些器官来源的这些人啊，那肯定是在警察、官方转过来的吧？转一些来，那给他们还得要提成一些吧？

王某答：嗯，对。

24. 不动警察，地下做

调查员：那这些人（法轮功学员）就是来了，就是这些人动不动警方呢？

王某答：不动，我们都要地下操作。



25. 朝阳是这样做的 让病人来找我们要供体

王某说，关键是医院主任对病人讲，你这个手术怎么怎么的，但是我们没有肾源呀。而我们这边会告诉患者，你就跟主任讲，我有肾源，有办法，有关系，能弄得到。那主任说，哎，你能弄得来，我就给你做手术。

这样的话，就算手术不成功，或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们就把患者拴到里边了。如果是你医院直接跟患者来的话，万一出什么问题，追查下去的话，他肯定要作证。你做好了可以，你要做不好了，他肯定要找你麻烦。

你们主要的问题就是“把自己的这个责任撇清”。

26. 做 2 台肾移植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来做了

王某说“你最好年前如果能准备 2 台手术，那我们先做 2 台，在你们医院，先做 2 台之后，那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来做了。”

电话内容：

调查员：你好，你是王先生吗？

王先生：哎，你好，你好。

调查员：哎，你好，我刚才我一个朋友跟你联系过，哎，所以我给你打电话来，很抱歉啊，今天时间可能有点晚，啊。

王先生：啊，没事，没事。

调查员：啊，这样的啊，就是，她跟我说了一下你的情况，我跟我们兰大这两个医院的有关方面的人呢，我们也合计了一下，商量了一下，觉得还是挺感兴趣的。如果说你这里情况要真这样，我们是完全可以跟你合作。所以今天呢，因为她给我介绍的情况也不全，对吧，我们这么大的事，还要直接说，

还有呢，我们希望呢，我们今天初步说一下，希望呢，就是能够互访，就是你能够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，啊，你比如说你建立手术室，你在哪儿建比较合适，你要有一个方案，要有图纸，有要求，这个我们都可以帮你办的。啊，就很快可以办好。嗯，当然我听她讲，就是你说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设手术室，啊，这是做肾移植；肝移植嘛，肯定是在科室了。我们这里呢，倒是有想法，就是这也可以跟你合作。但是最好呢，就是医院呢还想，如果是在医院做呢，你知道吧，这对医院的这个技术的成长啊，这个知名度各方面，它就会有帮助。啊，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和你合适的方法，先合作，然后再看。嗯，我只是跟你先说一下，就是我跟他们，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，就是说呢，我们第一选择，就是直接到我们医院里面做，这个呢，我们就是什么条件都比较方便嘛，啊，对医院的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好处。当然呢，我还不了解你的情况啊，如果你觉得这样呢，它不是第一选择，那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方式，我们先试一下，啊，大体就……

王某：我、我先请问您，我问您几个问题好吗？

调查员：啊，好，你先说。



王某：嗯，您是医院里边的医生，还是？

调查员：对。我是现在这样，我是负责这个肾源这个协调的。我也是医生。但我现在呢，参加了这个……

王某：您对移植这块儿懂吗？

调查员：啊？

王某：您对移植这块儿懂多少？

调查员：我对移植懂的少。啊，我的专业是普外科。普外科呢，我也参与一些。但是我现在主要是协调这件事情。就是肾源、肝源，就是器官来源。

王某：我这样跟您说吧，就实话实说吧，好吧？

调查员：好。

王先生：嗯，您提的这个呢，因为那个姐跟我讲了之后，我觉得也是，因为我们跟北京这边都有合作，北京朝阳、武警我们都在合作。那就是说现在是这样的，我就是担心您这个是真还是假？我实话实说啊。因为现在呢，这个前段时间福建那边刚出了事情，福建和漳州。啊，我在前几年的时候呢，在漳州在福建那边，有做过医院。所以呢，我是说这个，突然之间找到我这儿来，我这个心里边还有点儿没底。

调查员：哎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我一开始就给你讲了，你的担心也是我们的担心，因为这样大的事，所以我跟你说了，我们应该互访，你要到我们这儿来，咱们当面看，到医院去参观，这样你，这样才说就是正儿八经做事，电话只是大体情况的了解，我们也要到你这儿来考察。哎，就是看必要的情况下。

王先生：对，您让我去，我去了，你说你们是，是这个公安的，或者是哪的，这个我就心里没底。所以我为啥要问你这个，是不是对这个移植懂多少？

调查员：这个懂不懂无所谓，我不是直接一线的手术室，手术的医生的话，一些具体的技术。那你问啊，你直接问，我告诉你。这个技术，我既然做这个事情，我都还是基本上是了解的，只是说我不是这个专业的，我是普外，那像这个人体的手术，除了胸外科之外，其它我都做过，啊……

王某：那您能给我说一下这个，咱们、咱们这个手术的大概的流程？

调查员：你这样吧，咱们现在谈的不是技术，技术我告诉你，你来了看看我们这医生，咱们这医生，这个医院的医生都是 50 多例手术的经验。那么二院的医生呢，也都是 100 多例，143 例。就是，这么多年来，也都有一定的基础了，你既然到这来做，我们邀请你来，那好，你就得要跟医生见面了，对吧，到我们手术室参观了。你说你就算是警察，那你还没有做手术，也没有成交，那有什么关系呀？呵呵，对不对？

王某：对。

调查员：当然你可以现在先跟我说说，我得，我得要知道，你到底有多少诚意？你到底能拿出多少东西来？因为我们这个，我跟你今天来谈，不是随便探探口风，而是说要真的问。我们要做呢，那就得要有一定的规模，才跟你做。啊，那你想我们要投那么多资，要做这些事，啊。



王某：这个、这个方案可以这样来做，就是前期呢，就在你们医院做，如果你手续这块儿，你没问题的话，你知道这个，我想你应该知道，这个是，咱们不是合法的。那你在医院里做呢，你也是手续这块你们是怎么做呀？还是怎么弄，这个你们自己去考虑。那前期，我还是觉得，先在医院做比较稳妥。

调查员：对呀，这就是我要知道的呀。就是我们觉得呢，你在医院做呢，我们把这些方方面面的关系搞好，这个风险小，对你对我们都有好处。

王某：嗯，对。

调查员：但是如果说，这方面打不通，那我们可以，就是先设个手术室，地下，你这儿给我们提供供体，这也是可以的。

王某：嗯嗯嗯嗯。

调查员：你知道吗？我们医院，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么多年来，啊，也是 2000 年初就叫做，那就是，现在就想开展一点，开展一点呢，这个瓶颈嘛，就是器官的来源了，既然现在知道了你这个渠道，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，如果，果然行，那我们这方面，不妨可以放开一些，但这就是……

王某：供体这块儿你不用担心。

调查员：啊？

王某：供体这块儿是没问题的。供体这块儿是没问题的。

调查员：供体现在问题是，你现在能提供多少？

王某：你要多少，我给你提供多少！

调查员：那你像我们现在，我告诉你，我组织十几个二十个手术组都是可以。肾移植你知道是很简单的，各方面都比较简单，两个医生三个护士，一个麻醉师这就可以干了，对不对？

王某：嗯嗯，对。

调查员：那我组织上，那一天你说做上四个五个都是可以的，七个八个也行。肝脏呢，当然了，要麻烦一点了。肝脏我们一天可以做个两个，啊，一个、两个，这都行嘛。当然多的时候呢，那也可以做的熟练一点，多一点，可以做个两个三个的也行。

王某：哎，是这样的，你有、有那么多病人吗？你们那儿。就一开始刚刚展开的话，这个病人这块儿，会不会也会考虑很多？

调查员：哎呀，病人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们这病人已经排到一年多以后了，你做起来，病人就会多起来，啊，我们现在排队这里面可以选，选好的做了，就是成功率高的做。然后把这个名声打出去，王某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们突然之间，这么多年因为你这个医院，现在平均每年做多少例？这种手术。

调查员：现在做的少。一年七八十例，肾移植七八十例。

王某：七八十例。

调查员：嗯，这个肝移植呢，二三十例，这样的。



王某：那你突然之间这个，多了那么多，你们到时候怎么解释？跟卫生部这边。

调查员：啊，这就是，我们就是探讨了。我就想问问你啊，你们这里做的经验是什么呀？我们得问问。这个就是要，就是一个打通的问题了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的就是，我们有这个技术力量，有这个病源，也有这个物质条件，现在你这有器官来源，这个解释好解释啊，咱们……

王某：事，是个好事。

调查员：哎，其实呢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这件事情做了这么多年，谁不清楚怎么回事吗？对不对呀？公开说时，有些地方是非法的，它实际上是官方支持的。对不对吗？这不是从上头……

王某：事是这么回事、事是这么回事儿。嗯。但是你，你该通气的地方还是要通气，不然的话，可能有人找你麻烦。

调查员：啊，对呀，但是它总体的政策在那里啊，你先说说，那你说，你们是怎么做吗？这方面你的经验，他们其它地方成功的怎么做？

王某：呃，呃，就说朝阳和武警吧，人家是有关系，知道吗？他们不怕。

调查员：嗯，怎么关系嘛，怎么打通啊？

王某：那、那就是人家主任跟那个，他们的关系都是部队里边，或者是中央的关系。知道吗？就是明知道他是这样的，做这个事也没人、没人敢管。

调查员：对。

王某：啊。

调查员：其实啊，这个你应该更清楚，咱们其实都知道，哎，这就是中央的。最早是从江主席那儿下达的命令，对不对？从这个政法委，武警这方面通下来的嘛。

王某：嗯，现在这个做呢，我们多数做的比较多的呢，还是在地下做的比较多。

调查员：嗯。

王某：那在，在那边做的呢，现在他们是每个月就给我们 5 例，每个月就给我们 5 例，因为我们是……

调查员：你是说朝阳？和那个武警总院？

王某：对。武警现在做的很少了，武警现在做的很少了。朝阳还是，还是一直在做，但是朝阳的话呢，我们大概有三、四个人吧，在跟主任合作（调查员：嗯）。每个人给我们 5 例，一个月，就是 5 个床位。他给你讲的就是这一个月给你 5 个床位，那就是，就是 5 例手术嘛，知道吗。所以他大概，他大概，因为以前做的就比较多了，以前你随便来，你想来多少你就来多少，对吧。知道吗，但现在的话就不行，现在他自己他都觉得，可能是觉得有点过分了。

调查员：你们原来最多的时候，一个月能做多少啊？

王某：最多的时候一天做过 5 例。

调查员：嗯。

王某：一天做过 5 例。



调查员：那一个月呢，就是一两百例哈。

王某：这还啥，最、最、最疯狂的时候，我们大概在 11 年、12 年，2012 年之前，天津一中心，（20）12 年之前，天津一中心，知道吧，一天，肝移植一天最多做过 7 例。

调查员：做过 7 例？

王某：他因为他是几个，因为他是几个组的，知道吗？

调查员：嗯。

王某：一中心你应该知道。

调查员：肝移植我知道，那个移植中心，人家是有一天做过 9 例肝移植，8 例、7 例，7 例还是 8 例肾移植。

王某：这种事很正常。他们那组比较多，你知道吧？手术室也比较多。那我们就说，回到这个问题上说吧，供体这块儿没问题，剩下的关系，或者是其它的事情，你要自己去摆平，你要自己去摆平。

调查员：呃，其实像我跟你说，像这个天津第一中心医院，那要疯狂的做那么多年，包括朝阳也是，其实那些年，我们知道，也都做的很多，这就是胆大，上边有人，再加上政策要求他们做，实际上是这样的。啊，那个做过去了。其实现在我看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对不对？这说穿了不就是这个政策要把那批人消灭掉嘛！但这个搞了这么多年啦，这要有啥问题，早都有问题了嘛，对吧？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的。现在……

王某：你只要，做这个东西只要是你，你不要搞出事情来就行了，知道吧？你一有事情，比如说出了事故了，出了事故，你自己处理好，不要、不要闹到外边去，不要闹到这个记者那儿，或者是闹到国外去，就 OK。你如果闹到国际上，这就麻烦。

调查员：对，这是。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，所以前些年，我们这里也都很保守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你毕竟是那么一群人，就是炼法轮功的这一群人吧，你这个东西做了的话，就是拿不准政策到底怎么变，但是现在其实还都在做。包括你这个，我相信也是这样的。就是正常情况下……

王某：主要是什么呢？对，最主要、关键的问题，就是供体千万不能出问题。啊，供体出问题就麻烦了。

调查员：供体，对呀，供体一般你们是怎么，怎么处理这个问题？

王某：到目前为止，供体还没有出现过事故，嗯。

调查员：哎，这个你们怎么处理，我们就怎么处理。呃，那么我就还问，你这个、你这个肾脏，肾源啊，你就说肾源、肝源，你都是可以保证，对不对？假如说，你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初步，这样说吧，咱们一个月 20 个肾，啊，10 个肝，这种量你能不能，你们有没有可能保证？

王某：没问题，能保证。

调查员：噢，那就行。当然再多也可以，对吧？

王某：这个没问题。

调查员：这作为我们这样医院，这个条件，很轻松。



王某：很轻松，对。但是，问题是你，你要，到时候要，你准备是把供体放到你们医院去检查，还是放到其它医院去检查？

调查员：供体无所谓。你要是能提供给我们这个，他的确切的数据就行，我们查我们……

王某：那最好是，最好是去，对，**最好是去其它医院检查，不要在一个医院检查。**那你，前期的话那就，你要住院嘛，前期你要，如果在你们医院做的话，供体还要住在你们医院。

调查员：可以呀，你要觉得需要住医院，就住医院，那当然更好。

王某：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这样的，**我的意思是你最好是，把他分开，啊。**

调查员：可以呀。

王某：最好是把供体分出去，分出去之后那个，你或者是你找个其它的医院，或者是，如果是，你看啊，可以的话，**你最好是把它分出去，因为这个供体跟患者在一起呀，风险会大。**

调查员：啊，那当然了。

王某：但是，你肝移植你就没办法分，肝移植只能在你们医院。

调查员：对，可以呀，那就是不同的病房嘛。哎，但是这个事情这样的，供体要住到医院来讲，那应该是以什么名目住呢？就是检查他的病？检查身体是吧？

王某：对，检查身体，或者是说他那个，有外伤，或者是什么都可以。这个你要自己，你们自己去那个考虑，因为我们就像在武警，因为我们检查都在武警检查，武警检查，主任给我们开单子，就是开腰疼。

调查员：嗯，腰疼去检查。全项检查以后，这个就是拿着结果再去跟他……

王某：对，那数据我们就出来了嘛。

调查员：嗯，对。

王某：因为现在去其它医院，去查什么淋巴图之类的，这个很敏感，知道吗？

你们医院淋巴图应该没问题吧？

调查员：没问题。这些都必然……

王某：配型呢？

调查员：配型也可以。这都得要做。

王某：都有，是吗？

调查员：都有的。这都是现成的。嗯。那供体什么人去带着他？你们带着他，是吧？

王某：对，带着。

调查员：是专门人带着他，专门人找个地方给他们住起来，是吧？

王某：对对。



调查员：嗯。那这个数量，那你要这样的数量的话，因为他有个几，配型有个机率的问题啊，你数据，那你也有一定的比例啊，你比如说，一个月啊，40个肾，20个肝，那六十个人，这基数，那你要有一大批人呢，这数量，那你住的地方也是……

王某：他是这样的，他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最多只能给你准备个3到5个，3到5个，一批一批的这样走，赶着走，不可能一下子弄那么多人过来，那样的话，那目标太大，太显眼了。

调查员：噢，对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这里先给你提前给你们发上几个，发几个受体的情况，然后呢，你就按照这个情况，选上几个合适的人，送过来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
王某：对，对对对对对。

调查员：那一批5个10个，好，这过来的就八九不离十了，这种对吧？

王某：对。

调查员：就是从数据上，首先数据初步配型。啊，数据匹配，匹配好的，送过来，然后在这边复查一下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哦，这样啊，这是一个问题了。还一个问题嘞，你要是建，听我们那个朋友介绍说，就是你们做的方式是，在医院跟前或者医院里面建一个手术室？对吧，这是一种做法。

王某：对对，对。

调查员：那这个手术室做的话，是你建个手术室，我们派医生来做呀，还是你们带医生来？

王某：你们最好是，你们派医生来。

调查员：对。

王某：你们派医生来，这样的话，就比较方便，我们带医生成本就很高了。

调查员：那当然了。

王某：你要在北京天津这边往那边带医生，那成本很高的。

调查员：那是，是，那你现在是倾向于做，建立一个手术室呢？还是在我们医院的手术室直接就做呢？

王某：呃，我觉得，在你们医院里直接做，那对我来说，那肯定是最好不过的。但是安全这块儿，你们要把控好，因为这个，在你们医院做的话，这个安全问题，就是一个大问题，你看，如果万一出事，那出到你们医院里边了，你脱不了干系。

调查员：对，所以这个问题……

王某：你如果放到外边的话呢，你还有的说，知道吧，还有，我们还有缓。

调查员：嗯，对。

王某：嗯，你如果是说，觉得自己，你们能把控得了，没问题，所有科室的人啊，或者是你们手术室的人，都是内部人，都是自己人，各方面都没问题，那就放在医院里边做，这是最好的。

调查员：对，我也明白你的意思，就是如果说外边做个医院，这是地下的了，就算出什么事，这有个说法，这是社会上一个黑市的这个买卖，或者非法行医啊，这就可以给它化解了。

王某：对……



调查员：到医院做呢，那医院就得承担这个风险。当然了，我们医院要做呢，我们也想过，其实呢，你想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呢，朝阳医院啊，包括浙大了，这些其实都是在医院做，对吧？

王某：啊，对，对。他们呢，我给你讲，他们都是晚上做啊，或者是，那都得、都得是自己人，做这种事情……

调查员：噢，他们也是晚上做。

王某：朝阳现在呢，对，朝阳现在的做法，我给你讲，朝阳现在是，供体是在外面的，供体不在医院里边，他只有肝移植是在医院里，肾移植供体都是在外边，在外边手术室切了，切了之后拿过来。

调查员：噢。但是，在外面切嘛，不就是外边建一个手术室，只是取供体就是了嘛，取器官。

王某：对。

调查员：而且是在医院很近，对吧？离的很近。

王某：嗯，对对对。

调查员：这样的话，他就耽误时间少。嗯。

王某：对。

调查员：噢，他们都这样，那他们这个要是说有什么事了，他怎么解决啊，这个？他们一般是怎么做？怎么说法？

王某：到目前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出过什么事儿。

调查员：呵呵。

王某：没出过事。

调查员：哦，那他们……

王某：因为这个手术，你应该知道，这个手术，就前前后后这个手术，供体的这个手术，前前后后，有2个小时，足够、足够的。

调查员：对。

王某：很快。嗯，做的很快，你知道吧。做完之后，供体马上就转走，转到其它地方住院去，而且操作起来也很简单。

调查员：嗯。

王某：一般不会出事。

调查员：对，这是取器官嘛，取供体那是比较简单的。对，而且取了那个，医生又不跟着走，那是另外一帮人做，移植是另外一帮人做。所以，送的人赶紧拿走，就送走了。对吧？

王某：对。



调查员：那我的问题就是说，他们虽然说现在，做到现在还没出什么事，但是一般，你是应该了解的，他们这个，是这个风险，是有一种什么方案，他们怎么干，总是要有一个应付的这个措施吧？

王某：就找人吧，出了事情就找人吧，直接打招呼嘛，嗯，打个招呼就好了。

调查员：给中央啊，这些相关的人。对吧？

王某：不不，这个，他这个就是相关的，你说，你是，一般你是哪儿的，哪过来抓的人，直接打个招呼，完了就该，你就是这个罪躲不了，躲不了，那就判你个重伤害，判你个重伤害，找个人出来担一下，找个人出来担一下，然后花点钱，进去蹲个一年半载的就出来了。或者是仨月两月就出来了。啊。

调查员：嗯，OK。那那怎么是，什么什么伤害？这个怎么说嘞？

王某：重伤害嘛，那你切了人家肾了嘛！他就是……呵呵呵。

调查员：噢，这个……

王某：他就算，……你如果说往刑法上算的话呢，就是只能这么算，那如果他深究你，那你是买卖人体器官，那你深究，那就两说了，你知道吗。都是，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，他拿不到证据，有的时候。而且，我们这块儿是这样的，我们一定要保医院的，知道吧。我们为什么要保医院呢？因为只要我们说出来之后，那大家都是罪过更大，我们罪过更大，我们还不如不说呢！就把医院保了，你知道吗，把医院保下来呢，那你们在外围还能帮我们运作，以后就算你们不帮我们运作，我们出来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再合作。

调查员：对。

王某：知道吗。

调查员：嗯，这个、这个应该说，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其实说穿了啊，这个事情是官方做的，但是官方公开不敢去承担这事（王某：肯定不能承担），这是因为有个国际舆论、社会舆论的问题嘛。所以说这个……

王某：对，人权问题。

调查员：对呀，这个还有，你像，咱们说，说那个什么一点吧，我看你也很直爽了，其实这个事这么多年了，最初是江泽民、江主席，发起做这个事情嘛，对吧？

这不周永康那些，那一条线吗？政法委弄的嘛。把那些人抓起来了，把这些人，给他用这种方式解决了，就法轮功这个事嘛。到现在呢，当然这个换届了，情况不同。但是呢，这件事情还在运作着，这么多年这个政策，其实这是关系到整个大的政策的问题了。对吧？

王某：对。这个东西啊，我自己感觉哈，就是，他就像什么似的呢，就像这个，就像这个皇上似的，国家也管，也不是说不管，也管，但是就是明面上管，知道吗？

调查员：对呀，其实当初，我是知道啊，咱们其实也知道。当初是抓了一大批，因为那时候（法轮功学员）上访不报姓名嘛，抓了很多，抓了很多，也没法去遣返，也就无法处理，这些人就这样做了，但是后来呢，这么多年来，这些人慢慢年纪大了，他不可能老做原来的人，这后边肯定还是有一些，不断的抓一些人（王先生：嗯），哎，处理一些。但这件事情换届了，这个政策呢，它还在那延续着，它不能拿到桌面上来，对不对，但是呢，事情还在做着，所以说他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对不对？



王某：对，这个、这个一直是这样。

调查员：嗯，但是问题是这样，作为我们具体做的人来讲，作为你具体做的人来讲，你得有一个化解风险的方法，对不对，你真的是给他撞到面上了，那就给你认真一下，对吧？呵呵，但是他又不敢太认真，因为你这个事太认真，你说现在，好，你说你做了很多法轮功学员的这个器官，他要真的抓到面上来，这就会揭起整个这个事情，他也不敢。

王某：对对。

调查员：因为你揭起整个的事情，你影响政局的（王王先生：对），啊，你这个事把前面的都得揭出来，那从江泽民那时候下命令，做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到周永康，然后你还有胡锦涛这一届，现在习近平这一届，都延续到现在了，你说做了多少了？那你（王先生：对）肯定很多了，很多了，你这个事情影响整个国家的问题了。所以，我就想……

王某：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啊，在大概在 12、13 年左右吧，就前后这几年吧，在国际上，在联合国那个有一个小的国家，也是其他国家指使的吧，就告过我们中国，知道吧，当时告过我们中国，闹过一次这个事，知道吗，就是用这个，当时没说法轮功（学员），当时说是用这个死刑犯的那个器官，就人权问题吧，但是我们国家呢，当时给化解了这个事，知道吗？

调查员：其实我告诉你，这个我更清楚一点，这个呢，国际上 2006 年，苏家屯有个护士出来，就揭露了这个事，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咱们国家嘞，是把死刑犯拿出来，给化解了。原来死囚犯也不能公开的，死刑犯有规定是可以做，但是呢，是内部掌握的，不公开的。到 06 年的时候，人家把这个法轮功（学员）这个做器官移植，活摘器官这个事弄出来了，每年呢，又公开发表那么多，做了那么多器官移植，你的器官来源又没有一个明朗的来源，无法交代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把死刑犯拿出来，说我们是系统的做死刑犯，这是黄洁夫在国际上说的，知道吧。

王某：噢，是这么回事儿啊。

调查员：哎，这样的，这样呢，就用那死刑犯把法轮功（学员）这个事情给掩盖了。掩盖了，好，国际上一听这对，这个政府有可能的，对吧。呵呵，那死刑犯你也不人道啊，但是毕竟和做法轮功（学员）这不一样了，这个事就化解，化解了，就又下去了。但是你时间长了，年年都是死刑犯，人家国际上又开始谴责了，你这个不人道，全世界都是不允许这样做的，好，从 2010 年开始，就咱们不是将讲这个试点吗？噢，这个人体捐献，公民捐献，2015 年 1 月 1 号，国家公布全部用公民捐献，死刑犯也不能做了，所以为什么现在你这里地下，他们都不公开说呢？就是因为这原因，哎，为什么不能说做司法的嘞？

其实过去做的司法，绝大多数也是法轮功（学员）的，现在做的也是法轮功（学员）的，过去做的呢，做法轮功（学员）的呢，是以司法，死囚犯给他充了。现在做的呢？是用这个捐献器官在充。捐献器官你也不能有公开的、明确的来源，你也不能公布，所以大家都不公布，这国家统一弄，这也就查不出来，是不是这样啊？

王某：是，是，对。

调查员：因为国内嘛，咱们这个很多外边的情况咱也不知道啊，对吧，咱也就不知道。

王某：对，对。



调查员：国家统一做着嘛。其实你直接做着，你想想这些人，你就最清楚了，这些人是什么人你最清楚了，都是法轮功（学员），哎，但是你还不能那样说，是不是嘛？哎你说出来……

王某：咳。

调查员：行，那现在，哎，那现在，我再问你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些人啊，那你这些人来源，这肯定和警方是有关系的？对不对？那他们有没有什么这个需要，还要给他们一些分成啊，什么这样……

王先生：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，我没听太清。

调查员：这些器官来源这些人啊，那肯定是在警察呀，官方这些，警察转过来的嘛。转一些呢，那给他们还得要提成一些嘛，对吧？

王某：嗯嗯，对。

调查员：那这些人就是来了，就是这些人动不动警方呢？警察嘞？这些人。

王某：不动，我们都、我们都要、都要那个地下操作。

调查员：地下操作，啊。我还得问一下，一般你们跟朝阳啊，武警啊，咱们也就延续他们的方式吧？他们什么样的标准，我们这边也怎么样，啊，一开始我们先试着来，你比如说提供一个肾，啊，一个肝，大概是怎么一个，怎么一个价？怎么一个分成啊？怎么个价格啊？

王某：价格是这样的，你如果是说，你们自己，医院里边的患者，你们自己的患者，那就一个肾源就是 20 万。

调查员：嗯。

王某：嗯。然后这个肝源这块儿呢，咋说呢？肝源这块儿，我建议咱们还是先做肾，然后做完肾之后，我们先合作个 2 台 3 台之后，我们再去聊这个肝源。因为肝源这个这个这个，你知道这个手术比较大呢，（调查员：对）。你后期也涉及、也涉及很多事情，你涉及到患者这块儿。肾，没问题，你手术失败了，大不了肾，把这个新装的肾摘掉，他继续透析。你肝源，这个肝病患者很容易下不来手术台。

调查员：这个是风险，

王某：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我、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如果是说最好的一个做法，我给你讲啊，你想办法让病人，想办法让病人来找我们，你不要直接跟病人，或者是说，你、你想、你想把这个责任、把这个责任拿掉，去掉的话，那就让病人来找我们，知道吗。然后我们来想办法，那这样中间跟你们没关系。

调查员：哎，对，

王某：哎，你比如说朝阳是这样的，病人来了之后，主任要一本正经地跟他讲，啊，你这个手术怎么怎么的，怎么怎么的，啊，但是我们没有肾源呀，我没有肾源，让患者，我们会跟患者讲，我们会告诉患者说，你就跟主任讲，我有肾源，我有办法，我有关系，我能弄得到。那主任说，哎，那可以，那你自己去弄，你肾源你能弄得来那就行，我就给你做手术，那这样的话，就算手术不成功，或者是出什么问题，患者，我们就把患者拴到里边了，知道吗。嗯，你如果是你医院，直接跟患者来的话，万一出什么问题，追查下去的话，他是，他肯定要作证。你做好了可以，你要做不好了，他肯定要找你麻烦。



调查员：嗯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这个事儿，嗯，我知道。嗯，很好。这样的话就是说，那通过，那就是通过、那个主任，就直接给他说，说叫他去你们吗？还是通过别的人告诉病人？

王某：哎，你最好是通过别的人告诉，或者是说，给个电话啊，或者说怎么样都行。

调查员：对。

王某：反正你、你们主要问题就是什么呢？把自己的这个责任撇清。

调查员：嗯，对对对。嗯，我明白。我明白你们这个、这个操作方式了。这样的话，病人自己找的肾源、肝源，那么手术的成功与否，啊，这个器官来源的责任那是病人自己找的了，那他自己得承担风险。

王某：对对对。

调查员：这样的话就更，那当然了，这个风险化解就更好一些。

王某：更安全，对。

调查员：当然了，先从肾开始可以，但是他们的想法就是说，肝肾一起来，因为他们对这个肾啊，觉得很简单，这个从技术上来讲，不算什么，那么对打开医院闯牌子，这个提高声誉上，肾呢，也不是太怎么样，但是肝呢，这个就比较比较好一些。

王某：技术难度高嘛。

调查员：难度高而且还有联合移植呢，那就更好一点了，是这样，他们做这个事情，你知道吧，从医院的角度来讲，是为了提高医院的知名度，啊，当然也有经济收入这一方面，但不是主要的。从医生参与的角度来讲，是两方面，一个是他的知名度，他这个写文章啊，第二个呢，他就是经济，哎，医生经济要看重的多一点，但是医院呢，就是知名度偏重的多一点。所以肾来讲……

王某：我懂。

调查员：你说人家同行来提起，你能做个肾移植，那算个什么，对吧。

王某：呃，对对对对。那这样，我们这样开展，就是前期因为咱们现在只是电话里边就是聊一下，那前期呢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最好年前如果能准备2台手术，那我们先做2台在你们医院，先做2台之后，那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来做了。

调查员：嗯，好。行，我们先商量一下，商量一下，这病人也有嘛，那要安排也很快，然后我再给你打个回向……好。

王某：好好好好好好……

调查员：行行行，那就这样……再见。